

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校读一则

王家祥

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同《禽庞涓》《官一》等篇一样难以校读，一些语句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的解读，影响《孙臆兵法》的理解与研究。《威王问》中有“孙子曰‘鼓而坐之，十而掄之’”一语，诸家解说似有未确之处。

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《孙臆兵法》认为“掄，引。疑此句意为以多种办法引诱敌人。”此说为部分著作所采用，如邓泽宗先生《孙臆兵法注译》，刘心建先生《孙臆兵法新编注译》，霍印章先生《孙臆兵法浅说》均沿用此说。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（孙臆兵法）》对此说进行了一些补充，云“未详，一说坐借为挫，掄训为引。意为击鼓进军，挫败敌人；以多种办法引诱敌人。今案此条田忌问语已残，但下一问是‘行阵已定，动而令士必听，奈何？’问的是如何对待自己一方士卒的事，此处‘鼓而坐之，十而掄之’的‘之’似应指己方士卒。”（见《孙臆兵法》第53页）。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张震泽先生的《孙臆兵法校理》则干脆说“上文残去所问，此二句意义不明。”（见本书第36页）。

“鼓而坐之，十而掄之”的难解是因为它涉及到战国时代军队行军作战的问题。而这些战斗队形条例、要求散见于战国时人和后人著作中。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“以教坐、作、进、退、疾、徐之节”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“左之右之，坐之起之，以观其习变也”。《史记·孙吴列传》“吴宫教战”云“于是复鼓之，妇人左、右、前、后、跪、起，中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”。

《吴子·治兵》“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前而后之”。可见“坐”是战国时代作战的一种姿式，它同阵法有密切关系。一般说来战国时的行军作战有两种布阵形式，一曰立阵，一曰坐阵。“立阵，所以行也；坐阵，所以止也，坐立之阵，相参进止”，（《尉繚子·兵令上》）《司马法·严位》曰“立进俯，坐进跪，畏则密，危则坐”。（李零《司马法译注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，第48页）。关于“坐阵”和“立阵”众说纷纭，然据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的阵法来看，“坐阵”是以跪姿所摆设的阵，士卒右膝着地，左腿蹲屈，身子和头向左方倾斜，两目向左方平视，两手在身的右侧上下握弓状。“坐阵”是一种按兵不动的防御战阵。（详看《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》（载《文物》1978年第5期。）

战国时代军队作战时，在遇到危险紧急情况时则以“坐阵”稳定军队，组织反击。竹简中与孙臆答问所对应的田忌所问已残去十余字，其意义由此可以推补，大致是讲我军遇到敌人突袭发生混乱时应该怎么办。而孙臆的回答则是应该采取的阵法，这种布阵可以断定是为守阵。故紧接便是田忌问云“行阵已定，动而令士必听，奈何？”“孙子曰‘严而视之利’”，刑以军法，诱之以利，则士卒必从。

那么孙臆所说的“坐”也即“坐阵”是一种什么样的阵法，又有什么作用呢？《司马法》云“畏则密，危则坐”，所谓“密”是收缩队形，采用密阵的方式。银雀山汉简佚兵书《十阵》“数阵之法，毋疎钜其间，戚而行首积刃而信之，前后相保，变不□々，甲恐则坐，以声坐□，往者弗送，来者弗止，或击其迂，或辱其锐”（张震泽《孙臆兵法校理》，版本同上第130页）。张震泽先生认为“是谓数阵密集，令行伍之首多持兵刃外向引之。然信亦训陈”“葆既保，前队后队互相保助”（《同上书第138页）。通常情况下，进攻采取方阵，而防守则采取圆阵。圆阵有固、坚之

功能。《十问》“敌人圆阵以胥，因以为固”（版本同《校理》第145页）。又《十阵》“圆阵者，所以转也。”（同上书第129页）。转有团、结聚之义，这里的“坐阵”应是“圆阵”。

搞清楚“鼓而坐之”的意义。有助于理解“十而掄之”。由“坐”而推测“掄”之义。“坐”是“跪”，“掄”是“引”，引有“伸”之义。“坐之”与“掄之”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，前者指姿式，后者指完成姿式的动作。《贾谊集·容经》云“跪以微磬之容，掄右而下，进左而起，手有抑扬，各尊其纪。”（王洲明、徐超校注《贾谊集校注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6年11月第1版，第231页）。“掄右而下”就是先伸出右腿跪下，“十而掄之”的“十”应是指十人为列。《孙臬兵法·五教法》“五人为伍，十人为列”。“十而掄之”的意义应是“十人为列而先伸出右腿跪下。”

综上所述，“鼓而坐之，十而掄之”是指我军在遭遇到敌军突袭的情况下，部队发生了惊恐与混乱，将领应该击鼓而命令部队收缩队形，变换阵法，以坐阵来应付敌人进攻；而在坐阵布阵时则应十人为列而坐，坐时先伸出右腿。顺便说一句“鼓之”与“掄之”的“之”只是语气助词，既不是指我军，也不是指敌军，只是加强语气而已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宜昌市委党校

《四库提要》订正六则

汤 华 泉

《孝纪》撰者蔡保楨字端卿非字瑞卿

提要卷61史部传记类存目三云：“《孝纪》十六卷，明蔡保楨撰。保楨字瑞卿，漳浦人。”